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大學士廷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

陳邦瞻

畢懋康 兄懋良

蕭近高

白瑜

程紹

翟鳳翀 郭尚賓

洪文衡 何喬遠

陳伯友 李成名

董應舉

林材

朱吾弼

林秉漢

張光前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為浙江叅政進福建按察使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開水田千頃建滏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上林土官黃德勛弟德隆及子祚允叛德勛投田州土酋岑懋仁懋仁納之襲破

上林殺德勛掠妻子金帛守臣問狀詭言德勛病亡乞以祚允繼邦瞻請討於朝會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遂移師討禽之海寇林莘老嘯聚萬餘人侵掠海濱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築室青州奸民與通時侵內地邦瞻燔其巢呂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天啟二年五月疏陳四事
中言客氏既出復入乃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義固爭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疏

入忤旨譙讓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專理軍需明年卒官
詔贈尚書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
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以中書舍人
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專用詞臣邊臣失律者宜重按部
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以忤權要廢當雪
疏留中視鹽長蘆畿輔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言保定
清河其源發於滿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為上
閘又十里則清楊為下閘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易

安諸州新安雄完唐慶都諸縣並通舟楫仰其利二閘
創自永樂初日久頽圯急宜修復歲漕臨德二倉二十
萬石餉保定易州薊荆諸軍足使士卒宿飽往者密雲
昌平故不通漕萬厯初總督劉應節楊兆疏潮白二河
陵泉諸水漕粟以餉二鎮二鎮之軍賴之此可做而行
也詔從之巡按陝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
書等七人請建宗學如郡縣學制報可改按山東擢順
天府丞以憂去天啟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勛陽懋

康雅負器局數歷中外與族兄懋良並有清譽稱二畢
懋良字師臯先懋康舉進士由萬載知縣擢南京吏部
主事歷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饑民減加派撫
降海寇以善績稱懋康為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
尹擢戶部右侍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為趙南星所
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遠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
亦以不附忠賢為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
去國士論更以為榮崇禎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

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尋罷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會京師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皆獲罪懋良得原致任去懋康再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卒於家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即上疏言罷礦稅釋繫囚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奪俸一年頃之論江西稅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報既而停礦分稅之詔

下相失利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密務帝即可之近高復力爭後江西撫按並劾相相以為近高主之疏詆甚力近高疏辨復劾相疏雖不行相不久自引去屢遷刑科都給事中知縣滿朝薦諸生王大義等皆忤中使繫獄三年近高請釋之不報遼東稅使高淮激軍變近高劾其罪請撤還帝不納又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叅將李孟陽近高復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邦才等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

患未幾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朱賡被彈六十餘疏不當更留皆不報故事六科都給事中內外遞轉人情輕外率規避近高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為浙江右叅政進按察使以病歸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泰昌元年召為太僕卿廷議紅丸之案近高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逆有據不可蔽以瘋癲歷工部左右侍郎天啓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黃尊素因言近高

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饒伸太僕少卿劉弘謨劉宗周並辭榮養志清風襲人亟宜褒崇風勵有位詔許呂還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辭不允時魏忠賢勢張諸正人屏斥已盡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給事中薛國觀劾其玩命遂落職崇禎初乃復卒於家

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帝既冊立東宮上太后徽號瑜請推廣孝慈以敦儉持廉惜人才省冤獄四事進皆引祖訓及先

朝事以規時政辭甚切三十年京師旱陝西河南黃河竭禮官請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實政今逐臣久錮累臣久羈一蒙矜釋即可感格天心未言礦稅之害皆不報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帝於射場營乾德臺瑜抗疏力諫又再疏請斥中官王朝陳永壽帝不能無憾會瑜論治河當專任遂責其勦拾陳言謫廣西布政使照磨以疾歸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謫瑜抗疏論救天啟二年

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鄭貴妃兄子養性奉
詔還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張應登訐其通塞外永寧伯
王天瑞者孝靖太后父也以太后故銜鄭氏偕弟錦衣
天麟交章劾養性不軌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
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
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明年進左侍郎卒
官贈尚書

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瑤江西右布政使紹舉萬曆十

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戶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帝遣使採礦河南紹兩疏言宜罷皆不報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會大計京官御史許聞造訐戶部侍郎張養蒙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挾吏部以避計典且附會閣臣張位聞造乃貶邊方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廷議征楊應龍兵部舉世德知兵紹駁止之又劾文選郎楊守峻守峻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貶官貢緣稅監潘相得畱

紹極言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已奏
調之僻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為民以沈一貫救詔鐫一
秩出之外給事中李應策御史李炳等爭之帝益怒并
薰斥為民而奪應策等俸紹家居二十年光宗即位起
太常少卿天啟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
儀封者為盜窟紹列上其狀廢徙高牆臨漳民耕地漳
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畧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

璽出適在臣疆既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王孫圉不寶玉珎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賢愛士野無留良尚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詞林臺諫一箇不起者並皇國禎祥盛朝珍寶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

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進彼區區秦璽之
真偽又安足計哉魏忠賢方斥逐耆碩見之不悅後忠
賢勢益張紹遂引疾歸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越
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尚書

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吳橋
任邱有治聲徵授御史疏薦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等
因言宋季邪諂之徒日請禁偽學信口詆譏近年號講
學者不幸類此出按遼東宰桑諾木圖二十四營環開

原而居歲為邊患宰桑尤桀驁數敗官軍殺守將因挾
邊吏增賞慶雲叅將陳洪範所統止羸卒二千又恇怯
不任戰鳳翽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備又請所
在建常平倉括贖鍰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
行於諸邊故遼陽叅將吳希漢失律聽勘以內援二十
年不決且謀復官鳳翽一訊成獄置之大辟邊人快之
帝因挺擊之變呂見廷臣於慈寧宮大學士方從哲吳
道南無所言御史劉光復方發口遽得罪鳳翽上言陞

下召對廷臣天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學福府莊田鹺引大僚空虛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時聞水旱盜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一一縷奏於前乃緘默不言致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未釋輔臣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責山東大饑以鳳腫疏遣御史過庭訓齋十六萬金振之中官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再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歐相之吏邢洪辱御史凌漢

聃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漢聃為廢
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聃抗疏極論貴登洪
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閣無路宦寺浸用
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
怒謫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
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
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尚可為哉乞
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忤旨謫

江西布政使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鳳翀既謫三遷天啓初為南京光祿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魏忠賢黨御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削籍崇禎二年起兵部右侍郎尋出撫天津以疾歸卒贈兵部尚書尚賓字朝諤南海人鳳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給事中遇事輒諫諍尤憤中官之橫嘗因事論稅使李鳳高宗藩

相頗稱敢言已竟謫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郎亦以不附忠賢削籍崇禎初為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厯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帝將封皇長子為王偕同官賈巖合疏爭尋改禮部與郎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誣誤被謫文衡已遷考功主事竟引病歸起補南京工部歷郎中力按舊章杜中官橫索節冗費為多官工部九年進光祿少卿改太常督四夷

館中外競請起廢帝率報寢久之乃特起顧憲成憲成已辭疾忌者猶憚其進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慮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兩都九列強半無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比起廢一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嬰羅罔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塞之矣尋進大理少卿以憂去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既崩議升祔文衡請祧睿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且睿宗

嘗為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既不合情亦未安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循至今夫情隆於一時禮垂於萬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郎文衡天性孝友居喪斷酒肉不處內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喬遠字稱孝晉江人萬厯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為王喬遠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國

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喬遠即以聞因進累朝馭倭
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坐累謫廣西
布政使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不起光
宗立召為光祿少卿移太僕王化貞駐兵廣寧主戰喬
遠畫守禦策力言不宜輕舉無何廣寧竟棄天啟二年
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遠言
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語侵童蒙進光祿卿
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戶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

京工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自引去喬遠
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為名山藏又纂閩書
百五十卷頗行於世然援据多舛云

陳伯友字仲恬濟寧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
刑科給事中甫拜命即劾罷河南巡撫李思孝俄論鄒
之麟科場弊宜勘奄豎辱駙馬冉興讓宜置之法楚宗
英嫖蘊鋤良吏滿朝薦王邦才等宜釋已又言陛下清
明之心不幸中年為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財匱

民艱家成徹骨之貧人抱傷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杌隉
傾危而不可救藥者此也又言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
上裁至外而撫按內而庶僚去留無所斷決士大夫意
見分歧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答曷若盡付外廷公議
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為荆養廢所
許伯友與李成名等力主行勘既又陳時政四事言擬
旨必由內閣昨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
試悉由內降而福王之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

天言抑且貽陰禍法者天下所共黜國公沐昌祚請令
其孫啓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請勘而以內批
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呂圖南改提學此爭為賢彼爭
為不肖盍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
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尋以艱
去及服除廷議多排東林遂不出至四十六年以年例
即家除河南副使天啓四年屢遷太常寺卿治少卿事
楊漣劾魏忠賢伯友亦偕卿胡世賞等抗疏極論明年

十二月御史張樞劾其倚附東林遂削奪莊烈帝即位
詔復官未及用而卒成名字寰知太原衛人祖應時南
京戶部員外郎以清白著成名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
授中書舍人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失平語侵尚書
趙煥俄請釋累臣滿朝薦言朝薦不釋則諸璫日肆國
家患無已吏部侍郎方從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
并及其子恣橫狀從哲求去帝不許是時黨人日攻東
林成名遂移疾歸家居五年起山東副使天啓初遷湖

廣叅政入為太僕少卿四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魏忠賢以成名為趙南星所用因所屬給由犯御諱
除其名為巡撫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禎改元呂拜戶
部右侍郎以左侍郎專理邊餉京師戒嚴改兵部帝呂
對平臺區畫兵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教
授與稅監李鳳爭學傍墻地鳳舍人馳騎文廟前繫其
馬用是有名遷南京國子博士再遷南京吏部主事呂

為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告歸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閏四月日中黑子相鬪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時遼東撫順已失應舉言日生黑眚乃天象非常之警亟宜勤政修備以消禍變因條上方略帝置不省天啓改元再遣太常少卿督四夷館二年春陳急務數事極言天下兵耗民離疆宇日蹙由主威不立國法不行所致帝以為應舉知兵令專任較射演武已上言保衛神京在設險營屯遂擢應舉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

天津至山海屯務應舉以責太重陳十難十利帝悉敕
所司從之乃分處遼人萬三千餘戶於順天永平河間
保定詔書褒美遂用公帑六千買民田十二萬餘畝合
閒田凡十公萬畝廣募耕者畀工廩田器牛種濬渠築
防教之藝稻農舍倉廨場圃舟車畢具費二萬六千而
所收黍麥穀五萬五千餘石廷臣多論其功就進右副
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陸兵二千應舉奏令屯田以
所入充歲餉屯利益興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既成當

廣鼓鑄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專領錢務開局荊州尋
議給兩淮鹽課為鑄本命兼戶部侍郎并理鹽政應舉
至揚州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
引之半為部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
惡其侵官劾之魏忠賢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指
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文其居官慷慨
任事在家好興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祠祀之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

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王錫爵赴召材疏論并及趙志舉張位再請建儲豫教又爭三王並封之謬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劾罷南京尚書郝杰徐元泰經畧宋應昌惑沈惟敬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志舉位擬旨失當材抗疏駁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災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時政缺失帝愠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顧養謹總理河道材論止之兵部將大叙平

壤功材力詆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濫叙其冬復率同官
言成憲不當為祭酒馮夢禎不當為詹事劉元震不當
為吏部侍郎帝積前怒言材屢偕言事誣謗大臣今復
暗傷善類乃貶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
救再貶程鄉典史材遂歸里不出光宗即位始起尚寶
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即乞歸天啟中起南京通
政使卒崇禎初贈右都御史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官

徵授南京御史太學士趙志臯弟學仕為南京工部主
事以賊敗南京刑部因志臯故輕其罪議調饒州通判
吾弼疏論竟謫戍之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
稅不報山西巡撫魏允貞為稅使孫朝所許吾弼乞治
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鳳乾沒奸人王遇桂請稅江南
田契吾弼皆疏論其罪時無賴子蠡起言利廷臣輒連
章力爭帝雖不盡從亦未嘗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
弼請帝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天下更

始尋復言陛下孝敬疏於郊廟惕厲弛於朝講土木盛
宮苑榛蕪遍殿廷羣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閻以礦
稅竭郵傳以輸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
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牘臺諫無從引裾不可
不深察而改圖也未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疾惡嚴居已
峻不可以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首輔沈一貫陰左
右王以正域請行勘喉其黨錢夢鼎輩逐之去舉朝無
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獨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

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且言王既非假何憚
於勘吾弼秉漢遂為一貫等所惡會夢舉京察將黜遂
訐秉漢為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溫純秉漢坐貶
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舉得留郎中劉元珍論之反獲
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舉因力詆一貫亦忤旨停
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召為大理
右丞齊楚浙三黨用事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屢
遷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為御史吳裕中劾罷秉漢字

伯昭長泰人按廣東亦再疏劾李鳳既謫尋移疾歸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補安肅甫四月擢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稽勲郎中乞假去天啓四年趙南星為尚書起為文選郎中甫視事魏忠賢欲逐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矯旨切責南星時與推應祥者員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抗疏爭之曰南星人品事業昭灼人耳目忽奉嚴旨責

以不公忠臣竊惑之選郎諸曹領袖尚書臂指南星所
甄別進退臣實佐之功罪與共乞先賜罷斥亦被旨切
責未幾以推喬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賢意削侍郎陳于
廷及楊漣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會推尚書于廷主
議臣執筆謹席橐待罪遂貶三秩調外任光前操行清
嚴峻却請謁知縣石三畏賊私狼籍得與援將授臺諫
光前出之為王官其黨咸側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
光縉治兵遵化為奄黨門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並以

忤奄去見稱於世崇禎元年起光祿少卿不赴三年起太常已進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贊曰朝政弛則士大夫騰空言而少實用若陳邦瞻畢懋康翟鳳翀董應舉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故所表見止此耳蕭近高洪文衡諸人皆以清素自矢白瑜論鄭氏獄能持平固卿貳之錚錚者歟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考證

畢懋康傳疏陳邊政十事

臣章宗瀛按懋康所陳十

事明實錄及紀事本末均無可考謹識

蕭近高傳相失利擅移駐景德鎮

臣章宗瀛按相之

移駐景德鎮事在二十七年逮三十年相激變鎮民

反誣劾通判陳奇可逮下獄至四十八年七月光宗

始以遺詔撤還見明實錄此作相不久自引去未知

何據謹附考

程紹傳山西稅使張忠

臣章宗瀛按山西稅使張忠

宦官楊榮傳作孫朝與此互異未知孰是謹附考

翟鳳翀傳御史劉光復方發口遽得罪

臣章宗瀛按

是時帝親諭羣臣光復於班後抗言皇上東宮慈孝

語不甚悉帝怒其震驚聖母几筵遂下法司見孫承

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洪文衡傳文衡請祧睿宗

臣章宗瀛按是時廷議將

祧憲宗故文衡有是請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附
識

陳伯友傳楊漣劾魏忠賢伯友亦偕胡世賞等抗疏極
論 臣章宗瀛按是時與漣相繼劾忠賢者如給事

陳良訓魏大中等御史袁化中周宗建等尚書趙彥
詹事翁正春等先後攻斥不下百餘疏見明紀事本
末謹附識

陳伯友傳李成名附吏部侍郎方從哲中旨起官 臣

章宗瀛按從哲初以祭酒家居久不出人稱其恬雅至是以中旨起成名疏劾之御史周起元亦相繼言其不可見明實錄謹附識

董應舉傳陳十難十利

臣

章宗瀛按應舉所陳十難

十利明實錄食貨志諸書皆無可考謹識

董應舉傳天津葛沽故有水陸兵二千

臣

章宗瀛按

是時應舉疏言臣近至天津歷何家園白塘口雙港辛莊泥沽葛沽等處見汪應蛟開河舊蹟猶存可作

水田甚多挑濬舊河為力不多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詔從之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林材傳經畧宋應昌惑沈惟敬力請封貢

臣章宗瀛

按是時因倭亂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畧都督李如松為提督討之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募能說倭者偵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遂假遊擊銜隸如松麾下二十一年如松大捷於平壤乘勝趨碧蹄館敗而退師於是封貢之議起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趙南星

鄒元標

孫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龍

馮從吾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歷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

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
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
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
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
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
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
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考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
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譏之言官唐堯欽孫愈

賢蔡系周復顯為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賊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論韙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

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並助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譏諂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鑰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鑰甥文選員外郎呂廕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臯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

疏救斥南星為民後論救者悉被譴讎亦去位一時善類幾空事具讎傳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天啟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忝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已置四人不謹他

所澄汰一如為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啟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為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為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即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

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官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為貲郎求鹽運司即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黷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為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弟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並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叅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

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訖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側目滋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樞以維璉改吏部

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索舊制植私人維
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漣劾忠賢疏上宮府
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
星議成之呈秀寤夜走忠賢邸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
及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
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
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
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

謀於大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辨語
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並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
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
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
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
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
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
王紹徽等置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忠

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諭必目為元凶於是御史
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
旨並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
等十七人並貶黜自是為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
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
而石三畏亦起為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
丕揚王圖等十五人生者除名死者追奪為禍益烈尋
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

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答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毅櫬呈秀廣微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為世大僇焉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遊即有志為學舉萬厯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

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
黃河泛濫為災民有駕蒿為巢吸水為餐者而有司不
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
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
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
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
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

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
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
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
以為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
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
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成都勾衛衛在萬山中夷
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
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

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
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
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
為荊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
學謨力抗不予為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
之稱沙市為徐市居正素與厚萬厯中累遷右副都御
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名為刑部侍郎
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

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宮通政叅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為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灾元標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誠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為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遊宴謂元標

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宋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為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譴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遊者日衆

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為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啟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為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

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卹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為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

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議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

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者舊至意帝納

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粹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入都為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閤筆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

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宮豺狼當路儉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為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入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

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
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
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
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
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
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
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
為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

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及忠賢得志三人並召還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為忠賢建生祠興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並麗逆案云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

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為侍郎時主之其

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
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為首六人論死復錮英雄等
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鈐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
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
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
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
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
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

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銖於左而以慎行為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銖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忝詩教和之慎行隨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

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啟元年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風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惲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

為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欲為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不能為天下後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謚皇祖為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謚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

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
遂大膽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
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
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
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隍為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
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
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
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

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肆其言顧近習多為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纘右從哲亦曲為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

無辭乎哉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為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

復力言克繢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
戍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並見
慎行以為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漈由旁枝
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
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
閣臣以慎行為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
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
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

紅丸之案以慎行為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
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
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
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為一時播紳冠朝士數
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
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鉉名上帝
即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盛
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訥字敏叔訥父德世職指揮

也討洛南盜戰死訥號泣請於當事水漿不入口者數
日為發兵討斬之久之舉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累
官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共釐銓
政毋憂歸以篤孝聞卒贈禮部尚書天啟初謚文定以
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天啟
三年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起故官協理
詹事府卒官明世衛所世職用儒業顯者訥父子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

歷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
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
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
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
斥一空大臣則孫寵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
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邇
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
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

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復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
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
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
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
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
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為皆由聖怒
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
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

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為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罷斥果以為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許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

帝不許錡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挺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

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為鄭氏腹心
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
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
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慎行
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
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為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
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
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

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為鄭氏者力鋤其不為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為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為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為聖母隱諱則為孝明如聖諭目為假託忠如楊漣謗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

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為孝不孝也以為大孝忠也不知其為忠不忠也以為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為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時從哲輩與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馬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為惡而攀

龍為趙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
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為義
兒遂撫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
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為知府訐攀龍挾私排
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
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
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
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

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
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
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
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
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
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
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

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為主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為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誠與不誠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閭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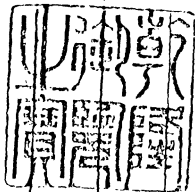
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
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
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急教之患如此近頒敕諭
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
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
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
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為
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

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吉歸起巡長蘆
鹽政潔已惠商奸宄斂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
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慤長
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
言體驗身心造詣遂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
寶卿進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啟二年
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
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

之獄與發奸諸臣為難者即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為可乎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傯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為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

即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
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為詬厲因再疏引
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
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
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
及為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據撫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
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悵得疾卒宗禎初復
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

贊曰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
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詩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謂歟
權枉盈廷譴謫相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考證

趙南星傳調吏部考功引疾歸

臣

方煒按南星為考

功時尚書楊巍將糾丁此呂南星洩之於編修趙用
賢給事中王士性巍嫌之南星遂引疾歸見孫承澤
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趙南星傳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

臣

方煒按

二十一年三月道隆言員外虞淳熙郎中楊于庭臺

省交謫而吏部曲為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
鑰疏辨奪俸南星貶三官調外淳熙等並罷見明實
錄謹附識

趙南星傳光宗立起太常少卿

臣

方煒按南星家居

垂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卿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
結歡南星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
此乎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趙南星傳居數月拜左都御史

臣

方煒按南星左都

御史之擢在天啟二年十一月見明實錄謹附識

趙南星傳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
夜走忠賢邸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龍連
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

臣方燁按是時忠賢矯旨呈秀免勘仍起為御史

見明實錄謹附識

趙南星傳南星遽引罪求去

臣方燁按南星等去國

時大學士韓爌力爭不報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趙南星傳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

臣方燁按是時令別推可吏部都察院者既推喬

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以上又矯旨責于廷等黨比遂

悉削籍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鄒元標傳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

臣方燁按元

標疏中並劾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疏留居正

之罪見明實錄原疏謹附識

鄒元標傳慈寧宮灾元標復上時政六事

臣方燁按

所上六事曰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
放宮女見明實錄謹附識

鄒元標傳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

臣

方煒按元標所

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明實錄諸書皆不載謹識

鄒元標傳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

臣

方煒

按慎行以光熹之間三案無信史疏責從哲甚峻元
標題之遂有是疏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鄒元標傳向高力辨且乞同去

臣

方煒按向高有陳

愚衷以質公論疏言頃童蒙以講學論元標從吾二
臣已奉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今允厚並其人而詆
訾之二科臣之意不在講學而在明歲之考察臣願
與元標俱去又有亟請休致一疏並見孫承澤春明
夢餘錄謹附識

孫慎行傳授編修累官左庶子

臣

方煒按慎行官翰

林時妖書事起沈一貫欲逞恨於沈鯉慎行抗疏力
解之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孫慎行傳於是從哲疏辦

臣

方燁按從哲疏辦後九

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中魏大中疏速之給事中周希令御史吳甡等數十人先後劾奏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孫慎行傳刑部尚書黃克贊右從哲亦曲為辦

臣

方

燁按是時右從哲者克纘而外為給事中汪慶百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等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孫慎行傳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

臣

方燁按訥

是時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因痛詆慎行
及余懋衡鄒元標馮從吾等皆削籍見明實錄謹附

識

孫慎行傳末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

臣方煒按志選

劾慎行倡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
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見孫承澤春明
夢餘錄謹附識

高攀龍傳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

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

臣

方煒按二十年冬攀

龍奉詔謁南京孝陵時當京察孫鑰趙南星在吏部力排政府私人於是言者訐鑰等皆被譴用賢亦被訐世達抗疏救復為戶部郎中楊應宿所攻遂俱去是時攀龍使還乃有是疏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高攀龍傳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其妄誕

臣

方煒按

楊應宿謂攀龍與顧憲成為姒此疏其附吏部之實也見明實錄原疏謹附識

高攀龍傳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

臣

方燁按呈秀在淮揚霍邱縣知縣鄭廷祚貪將劾之
以千金免廷祚知其易與再行千金即薦之其他貪污
多類此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考證